

金瓶梅詞話校注

明蘭陵笑笑生



明蘭陵笑笑生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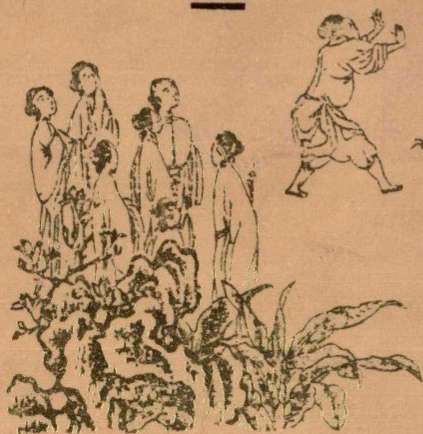
馮其庸

顧問

白維國

卜健

校註



〔明〕蘭陵笑笑生 原著 馮其庸 顧問 白維國 卜鍵 校註

岳麓書社

金瓶梅詞話校注

馮其庸署

湘新登字 007 號

書名：金瓶梅詞話校註

原著者：〔明〕蘭陵笑笑生

校註者：白維國 卜 鍵

整理顧問：馮其庸

責任編輯：夏劍欽 潘運告 周 斌

裝幀設計：胡 穎

版式設計：周 斌 匡太平

印制監督：羅世平 陳彰洲

出版者：岳麓書社

發行所：岳麓書社（長沙市河西新民路）

印刷者：湖南省新華印刷一廠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廠

用紙：六十克金城紙

出版時間：一九九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數：二〇〇萬

印張：九十·八七五

印數：三〇〇〇（套）

書號：ISBN7-80520-599-X/1·347

定價：三百六十圓人民幣（全四冊）

校註說明

關於校勘

一、底本與校本

現存『金瓶梅』的版本，可以分爲這樣三個系統：（一）題作《新刻金瓶梅詞話》的詞話本，或稱作萬曆本、十卷本。（二）題作《新刻（鐫）繡像批評金瓶梅》的繡像本，或稱作崇禎本、廿卷本。（三）以繡像本爲基礎加上評點，題作《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的張評本，或稱作第一奇書本。

1 校註說明

《金瓶梅詞話》是其他幾種版本《金瓶梅》的祖本，今存三部完整刻本及一部二十三回殘本。三部完整刻本是：（一）一九三二年在山西發現，後入藏北京圖書館，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的中土本。該本一九三三年以古佚小說刊行會的名義影印，後文學古籍刊行社、香港太

平書局等以影印本再翻印；一九七〇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了該本的朱墨二色套印本。(二) 日本日光山輪王寺慈眼堂藏本。(三) 日本德山毛利氏棲息堂藏本。一九六三年日本大安株式會社據這兩部藏本配本影印。

本書以大安株式會社影印本為工作底本，覆以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朱墨本及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主要的參校本有：

- (一)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 (二)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臺北天一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 (三) 《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在茲堂本。

在校點過程中，我們還參考了一些近人點校的詞話本，主要有：

- (一) 《世界文庫》本，鄭振鐸點校，上海生活書店，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
- (二)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本，施蟄存點校，上海雜誌公司，一九三五年。
- (三) 全標點本 魏子雲(?) 點校，臺北增你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六年。
- (四) 《中國小說史料叢書》本，戴鴻森點校，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 (五) 梅節重校本，梅節點校，香港夢梅館，一九九三年。

此外還參考了齊魯書社出版的排印本《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一九八七）和《新刻繡像金瓶梅》（一九八九）。

二、文字的校改與校記

本書以盡量保持原書面貌爲校勘宗旨，不以今人的習慣（或認識）去輕易改動古人的著作。

（一）校改只限於原書文字上的衍奪訛倒、扞格難通之處，至於情節枝梧之處，概仍其舊，不作校改，必要時在校記或注釋中說明。

（二）校勘以本校爲主。本校不能解決而文字有徵引出處的，如前十回移入《水滸傳》的情節，以及詩、詞、曲、賦有出處者，參校有關文獻；無徵引出處的，參考崇禎本和張評本，但改字必有文字音、形、義方面的依據，不輕易以崇禎本，或張評本改動詞話本，以盡量保存詞話本原貌。

（三）除極明顯的小節性誤刻外（見關於字體的說明），凡改字皆出校記，以保存原文。改字有依據的交代依據，以形義或文理校改的曰「酌」，以示區別。

三、字體

在排版容許的範圍內盡量保存原書的用字習慣。具體處理辦法如下：

(一) 誤字。原則上一經認定皆予改正，並寫出校記。但有下面兩種情形的例外：一種從今日正字的角度看是誤字，但原用字可能反映出某種當時的語音特點（如『踉踉跄跄』寫作『浪浪滄滄』，『束着』寫作『來着』），或者可能保存了當時用語的習慣（如『濡伋（沒）』，『撥（撲）地』，『跳（逃？跑？）了』等），則不輕易改動原用字而出校記，在校記裏說明應做某字。一種是明顯的技術性誤刻，改動後不會產生歧義，而且這種誤刻多次重複，交叉出現，無法逐一出校，則只正字而不出校記。這樣的用字有：楊，揚；折，拆；己，已；已，巳；到，倒；州，洲；僕，撲；買，賣；檠，擎；們，門；日，月；太，大；正，止；蛾，娥；件，伴；了，丫，丁，子；比，北；主，生；如，奴；王，玉；只，足；斑，班；看，着；快，快；几，九；掃，掃；又，不；要，耍；刀，刁；瓜，爪；狼，狠；土，上；干，千；頂，項；自，目；早，早；間，問；頓，頓；毋，母；東，束；也，巴；久，反；你，他；使，便；壺，壺；澄，橙；恁，怎；兒，見；鳥，烏；都，卻；姐，娘；道，通；名，多；王，五；人，八；入，大；火，今；令，哩；裡，里；兒，鬼等等。

(二) 異體字或俗體字。原則上改爲規範用字，如『蓋』改作『蓋』，『窓』改作『窗』，

『髻』改作『鬢』，『嬾』改作『婦』，『裡』改作『裏』等等。

(三) 假借字。假借字(包括一些俗體字)或反映了當時俗文學的用字習慣，如『倘』(躺)，『辰』(晨)，『交』(叫，教)，『番』(翻)，『裝』(妝)，『吊』(掉)等；或反映出本書作者的用字習慣，如『已』(一)，『撰』(賺)，『顧』(雇)，『萌』(蒙)，『洋』(漾)等；或反映出作品的方言特點，如『月』(藥)，『缺』(掇)，『乞』(吃)，『伯』(百)，『多』(都)等等，是研究《金瓶梅》語言特色的有價值的材料，原則上予以保留，不加改動。

(四) 自造字。底本上出現若干不見於字書的自造字，可以確定是誤字或者能夠認定其本字的，改從正字或本字。如『臺』正作『葦』，『顛』正作『類』，『蚰』正作『鈿』等等。無法認定或者底本所造字反映出某種用字習慣的，予以保留，不加改正。如『擗』『確』『螞』、『鞦』、『稻』、『擗』、『駮』等等。

(五) 簡體字。底本中的某些俗體字跟現行簡化漢字字形相同，則保留原貌，不再改成繁體，以求盡量存真，并供簡化字工作者參考。

(六) 同一詞語有若干種不同的寫法，如『早時，早是』；『此時，比是』；『博浪，百浪，浮浪』；『恒是，恒屬，恒數』；『服侍，服事，伏侍，扶持，扶持』等等，亦仍其舊，

不作統一。

四、刪節

本書刪除底本中跟情節發展關係不大的那部分直接描寫性行爲的文字，但涉及性器與性行爲的一般性敘述及暗示性文字（包括韻文）不刪，以免情節支離，文字破碎；能夠深刻反映人物性格的文字亦不刪，以免影響讀者對人物形象的理解。刪節處均註明所刪字數。

關於註釋

一、本書註釋力求全面深入地反映出原著爲明代社會風俗長卷的整體風貌，爲研究明代社會生活、市井風情、方言俗語等提供較爲係統的原始材料，並有助於閱讀者加深對原書的理解。

二、基於上述目的，原書中涉及的典章故實、職官稱謂、釋道方術、風俗游藝、建築陳設、服飾飲食、醫藥生物、方言俗語、歷史典故，以及詩、詞、曲、賦、偈語、寶卷等，均加註釋。

三、注釋力求簡明翔實。有出處的均註明出處，並適當引用原文；前人有詮釋的，適當

援引，作為釋義的輔助或補充；他書中有相應用例的，亦視需要適當援引，供讀者參考。

四、相同條目原則上只註一次，但前後文語義不同時，則重出另註，俾可前後參照，以利理解。

五、本書之註釋，曾參閱下列各書及有關的研究、考證文章：

姚靈犀《金瓶小札》（天津書局一九四〇年版）

魏子雲《金瓶梅詞話註釋》（臺北增你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七六年版）

張遠芬《金瓶梅詞語選釋》（齊魯書社一九八四年版）

王利器主編《金瓶梅詞典》（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上海市《紅樓夢》學會、上海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編《金瓶梅鑒賞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蔡敦勇《金瓶梅詞話劇曲品探》（江蘇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孟昭連《金瓶梅詩詞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語彙釋》（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謹作說明，不敢掠美，並向上述著作者致以謝意。

校註者

一九九五年歲初

校註《金瓶梅詞話》序

馮其庸

《金瓶梅》一書，初以抄本流傳於世，據現有的記載，是在萬歷二十四年（一五九六）前後。此書最早的刻本是萬歷四十五年（一六一七）《金瓶梅詞話》本。抄本與刻本前後相距二十一年，但這只是一個參數，因為抄本真正最早流傳的時代，估計還可能早得多。自從《金瓶梅》一書在社會上開始流傳以後，便產生了強烈的反響，而且是截然不同的反響：

《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

這是完全贊揚的一種反響。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正月）五日，伯遠攜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說來，大抵市渾之極穢者，而烽焰遠遜《水滸傳》，袁中郎極口贊之，亦好奇之過。

——李日華《味水軒日記》

這是完全否定的一種反響。

還有一種情況是同一個人，既贊賞它，又反對它。袁中道在《游居柿錄》裏說：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

名《金瓶梅》，極佳。』

這是稱贊《金瓶梅》。但這段文字接着又說：

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決當焚之。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

何必務為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

董其昌始而稱贊《金瓶梅》『極佳』，繼而又說『決當焚之』，其原因也就是袁中道說的『此書誨淫。』

說：
比較具有一些近代人的文藝意識的是清代的劉廷璣，他在《在園雜誌》裏

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綫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

劉廷璣能使自己的眼光擴大到全局，不囿于『淫書』、『穢書』之一點，這確實是很不容易的。至于現當代國際國內的研究家們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歷史的、社會的、文學的、民俗的、語言的種種方面，更是理所當然的了。

《金瓶梅》的繡像評批本早在清代初年就有了，但全校全註本，則還是近年來的事。數年前，劉輝、卜鍵兩君與我談起《金瓶梅》研究的情況，深感急需有一個認認真真的全校全註本，方能進一步促使『金學』研究的發展，否則『學』無所『本』，就變成捨『本』逐『末』。於是我們就起草報告，呼吁有關領導的批准。同時又決定分頭進行工作，由卜鍵、白維國兩位負責『詞話』本的校註工作，由劉輝負責評批本的彙校彙評工作。荏苒之間，忽已寒暑數易，評批本的彙校彙評固已先期完稿付梓，而詞話本的校註工作亦已克服重重困難，認真完成並已交岳麓書社付排。回思數年間的奔走呼吁，終成碩果，實足為兩

君賀也。

予因而有感曰：世之『金學』，俟『詞話』全校全註本出、彙校彙評本出，必將飛越，而此兩書之出，本亦『金學』飛越之實證也。

夫然則世之斤斤於『誨淫』之論者，當亦跨園池而涉汪洋乎！至于嗜痂逐臭之夫，固不足與言『學』矣！

是為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夜一時

於京華瓜飯樓

金瓶梅詞話序

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人有長情，憂鬱爲甚。上智之士，與化俱生，霧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爲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於心胸，又無詩書道腴可以撥遣，然則不致于坐病者幾希。吾友笑笑生爲此，爰整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其中語句新奇，膾炙人口，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如脈絡貫通，如萬系迎風而不亂也。使觀者庶幾可以一哂而忘憂也。其中未免語涉俚俗，氣含脂粉。余則曰：不然。《關雎》之作，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富與貴，人之所慕也，鮮有不至于淫者；哀與怨，人之所惡也，鮮有不至于傷者。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①之《鶯鶯傳》、趙君弼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鐘情麗集》、盧梅湖之《懷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傳》、《于湖記》，其間語句文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此一傳者，雖市井之常談，閨房之碎語，使三尺童子聞之，如飡天漿而拔鯨牙，洞洞然易曉。雖不比古之集，理趣交墨，綽有可觀。其他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惡之。人非堯舜聖賢，鮮不爲所軌。